



理论文库

新敏感性与技术批判的意识形态思想

杨海征

2009-05-08

【内容摘要】马尔库塞秉承社会批判传统,期望通过理性重构解除现代发达工业社会的技术集权主义控制,从而以新敏感性作为新意识形态的主要因素,规定理性工具性使用的新方向,也因此改变了技术发展的方向。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造成工业社会的分裂,使技术由人类解放的手段变为压迫人类的工具,形成压抑性的社会,制造了人与人、自然与社会的对立。马尔库塞热衷于用新敏感性来消除技术的功利性、攻击性及剥削特征,这决定了其晚期思想有着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

【关键词】新敏感性 技术批判 意识形态

在20世纪60年代,新的科学技术的兴起深刻改变着西方工业社会的价值观念并影响着西方工业社会的道德观念。面对西方工业社会出现的新敏感性^①,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纷纷展开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马尔库塞关于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单面性思想就是这一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意识形态批判思想之一。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观点、新见解,在西方理论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本文旨在对马尔库塞的新敏感性与技术批判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作一简单的评析。

一、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

在马尔库塞看来,发达工业社会已成为无对立面的社会或单向度社会,它依靠技术,在绝对优势的效率和不断增长的生活标准的双重基础上,塑造了整个言论和行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领域,表现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与之相适应,分析发达工业社会新的意识形态必须充分考虑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这些变化。

发达工业社会最引人注目的变化趋势之一是,政治领域的对立双方以统一和结合的方式表现出来。在此基础上,发达工业社会出现了全盘行政管理的力量,从而使萧条受到控制,社会冲突得到稳定,使整个社会呈现出与以往社会不同的社会景观。按照马尔库塞的理解,发达工业社会依靠不断增长的技术生产力和不断扩大的对人和自然的征服,使西方的高级文化——前技术的文化,工业社会仍然承认它的道德、美学和理想价值——在技术社会里使它失去了效力,丧失了它的大部分真理性,成为物质文化的一部分。在发达工业社会可利用的新的实现手段,重新确定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包括文学艺术的异化,它的否定方式,都屈从于技术合理性的进程。这种对高级文化中敌对的、异己的和越轨的因素的消除,克服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对抗,是建立在增长起来的满足的物质基础上进行的,把高级文化纳入日常生活之中,转变为大众文化,用直接的满足来取代间接的满足,以商品的形式推销文化。

在马尔库塞看来,这是日渐衰落的自主性和理解力的标志,结果是使把握矛盾和替代品的精神器官萎缩了,因而塑造了一种特定的社会政治行为主义的表现,概念趋于被语词同化。这种效果助长了一种意识,对这种意识而言,现存权力的语言就是真理的语言。语言不仅反映了发达工业社会的控制,而且它本身也变成了一种控制的工具。随着科学技术在发达工业社会中起着巨大作用,它正在接近这样一

个阶段：“这个体系的生产力和增长潜力稳定了这个社会，并把技术进步包容在统治的框架内。技术的合理性已变成政治的合理性。”②因而，马尔库塞认为，技术合理性的最重要的后果，就是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③

科学技术日益发展使政治活动不得不依附于科学技术。一旦科学技术成为发达工业社会里的控制和凝聚的中介，在这一过程中，心灵的“内在”向度——否定性思维的力量——理性的批判力量丧失了。这一结果是发达工业社会平息并调和矛盾的物质过程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相应现象。然而，这种意识形态被现实同化，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终结”。④相反，由于今天的意识形态就在生产过程本身之中，所以发达工业社会比起它的前辈来更加意识形态化，它不过使意识形态改变了形式，表现出新的特征而已。

马尔库塞认为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日益侵入人们的意识之中，而成为人们社会生活唯一的参照系。随着这一向度被社会逐渐加强起来，思想的自我限制具有更大的重要意义，发达工业社会使科学技术的进步成为一种统治的工具。这标志着那些在发达工业社会代表新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的历史力量消逝了。因此，“事实上，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就是这个等式：技术进步= 社会财富的增长（上升的国民生产总值）= 扩大的奴役”⑤。

由于发达工业社会的技术就是政治的技术，正因为这样，科学技术不断进步成为有效地窒息要求解放的需求，它们也就预断了理性和自由的可能性。对发达工业社会而言，技术越是能为安定创造条件，人的心和身则越受严格的控制。统治以富裕和自由为伪装使一切真正的对立达到一体化，技术的合理性成为更好的统治的巨大载体，从而创造了一个真正极权主义的世界。技术合理性的政治特点显示出来，它遏制社会的质变。

二、理性在发达工业社会的分裂

马尔库塞十分明确地认为，发达工业社会单向度的现实取得，是基于理性观念在历史发展的变形而产生的。因为，西方思想的最初旨趣和逻辑——借以把现实理解为合理的思维方式的逻辑——的起源在于，力图证明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真理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条件。因此，作为表达现实的对抗性结构，理解现实思想的对抗性结构的理性观念，不仅是真理的而且是现实的，它把主观的和客观的世界结合为一个对立统一体。在这里，理性是颠覆性力量、“否定性力量”，作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它确立了人和万物的真理，即，使人和万物成为其真正样子的条件。

马尔库塞揭示了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性：“技术总是一种历史-社会的设计，一个社会及其统治利益打算用人和物来做的事情总被设计在其中。”⑥这种以科学技术为先导的意识形态成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的控制形式。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满足人们物质需要的同时，也整合、同化人们的思想，它发挥着意识形态为现存制度辩护的功能，达到维护现存统治的目的。相反，一旦通过科学技术消除劳动领域和消遣领域的差别，改变劳动本身的特点，使劳动等于消遣。这样，人们在劳动中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享受，个性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马尔库塞认为，发达工业社会所表现出的一切压抑的根源在于科学技术的基础性控制作用，因此，要改变社会对人的本质的压抑，首先必须从消灭现存的科学技术开始。因为“技术的转变同时也是政治的转变，但政治的变化只有当它能改变技术进步的方向，即发展一种新技术时，才会变成社会的质变”⑦。

马尔库塞之所以认为“新技术”是一种新设计，是因为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第三世界的革命运动、反文化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马尔库塞从中看到了服务于新技术基础的“新敏感性”，它无论是对人还是自然都将是一种“解放的技术”前提。“科学凭借它的方法和概念，已经设计并促成了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对自然的统治和对人的统治仍是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对整个领域来说超于成为命定的。……如果是这么一回事的话，那么，那种可以割断这种命定联系的进步方向上的变化，也会影响社会的根本结构——科学的设计。科学的假说，无须丧失它们合理的特点，也会在一个本质上不同的经验环境（安定的世界）中发展起来；结果，科学将会达到本质上不同的自然概念，并确立本质上不同的事实。这一合理的社会颠覆着理性的观念。”⑧

如果说现存的技术是服务于掠夺和毁灭自然的话，那么形成于新自然观的基础之上的新技术的宗旨是对自然的人道的占有，“是非暴力的、非毁灭性的：指向于自然内在的、能提高生活的、感性的质”⑨。解放了的感觉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性，在想象力的帮助下将拒绝资本主义的工具主义的合理性，并且将维持和发展它的成就。

概述马尔库塞关于新敏感性的逻辑展开过程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感性与理性的关系在内在意识

形态的范围始终是如影随形的关系,理性从来没有离开感性的根基,而感性也从来没有离开理性的前提,尽管在这一演进的过程中,在某些局部的环节上对若干问题的说明有所松动。感性与理性所体现的自然观本质在于论证理性所具有的普遍诠释和逻辑论证的有效性,在于阐释理性对于经验世界和现象世界自上而下的单向度操纵和制约功能,在于表明理性作为“知识的总体”是容纳所有关于“感性”解释的自足性系统,这样的“感性”只能成为理性规定的一个附证。从而把哲学思想变成了证明性思想,理性的批判是在社会的框架内的批判,并把非实证的概念污蔑为纯粹的思辨、梦幻或幻想。

在马尔库塞看来,哲学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只能是理性自身的循环解释,因为无论是“一般性”因素,还是“可演算的”因素,或是“客观的”因素,如果仅停留在理性自身的范围内,都只能是内在意识的哲学表达。这种对理性确立的不同方式,都是哲学对自然与社会的不同解释方式。这样,问题的实质就在于如何从感性的层面上,从人的本能的根基上,从人的劳动活动中超越和消解哲学的内在意识,彻底面向现实的在科学技术中不断发展的世界,将新敏感性诸种因素的自然性质在历史过程中充分体现出来,从而确立起在人的创造性的劳动活动中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的观点。当工业发达社会是由于人的理性的分裂而引发人与自然关系对立,甚至进一步造成生态危机。这一切在一定意义上说,生态危机实质上是文化危机,是工业文明或科技文明的危机,它意味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危机。因此,马尔库塞认为必须通过“总体革命”彻底的扬弃这一事实,“在资本主义的实际状况中,问题恰恰不仅是经济危机或政治危机,而是人的本质的灾难——基于这种认识必然认为任何单纯的经济改革或政治改革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这种认识必然要求通过全面的革命来彻底消除实际状况”^⑩。只有通过建立新敏感性,才能改变旧的技术与其基本客体——自然的关系,才能在对自然的历史的改造过程中使之变成人类世界的组成部分,自然力量才会加强人的力量。

三、今天,技术批判何为?

随着人类进入21世纪,人类努力的一切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产生了富有革命性的思想和方法,特别是以微电子技术为先端和核心的科学技术,使计算机技术不断普及、高新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全球网络的出现、全球市场经济化和经济政治一体化不断加快。

面对上述种种变化,我们是否有理由相信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研究》中的观点:“工业社会最发达的地区,到处显示出两个特点:趋于完善技术的合理性,和在既定的制度内进一步遏止这种趋势。”^[11]

马尔库塞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证明了发达工业社会的“美好生活方式”是抗拒质变,抑制革命,同化异己,造就一个完全丧失批判想象力和否定能力的单面社会。众所周知,西方学者普遍陶醉于20世纪科学技术所创造的神话之中,他们乐观地认为,这个时代的来临既改变了当代西方的社会结构,也改变了当代西方的阶级结构,从而使瓦解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的激进理想成为历史的陈迹。马尔库塞敏锐地觉察到技术进步和社会丰裕并不必然地带来自由,终结了科学技术的天然合理性的神话。按照他的分析,发达工业社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进入一个特定的阶段,即发展到能以技术征服社会离心力,并把机器变为组织社会最有效的统治工具。

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分析并不是孤立的、零散的,他始终坚持用系统的观点考察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在马尔库塞看来,发达工业社会所具有的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形式首先是一个整体,它们互相牵制,互为因果,层层递进,步步深入,在发达工业社会发展过程中共同起着作用。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可简单描述如下:发达工业社会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因科学技术成为统治自然和社会的工具的缘故而导致了发达工业社会的一个新的控制方式,即通过科学技术的手段从生产、消费、政治、人际关系、文化艺术领域,以至于人们的私生活、闲暇时间的支配方面进行操作和控制;而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科学技术与理性的异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因而必然导致技术的进步日益起着意识形态的作用,理性则成为技术的桎梏;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则表明发达工业社会技术的进步和财富的增长,则意味着奴役的扩展,人的物化,理想的沉沦;在科学技术主宰下,发达工业社会的道德伦理、语言逻辑、文学艺术、价值标准逆转为坚持单向度和肯定性的整体思想特征,自由成为统治的工具,这是对发达工业社会持续生存至关重要的因素和根源的削弱。所以,发达工业社会依靠科学技术不断增长的生产力与其压抑性的用途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一种对人的物质才能和需求与精神才能和需求全面而致命的剥夺。于是,重新确定需求,摆脱既定事实的压抑性的意识形态权力的自由是历史合理性的客观基础。如果说,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反映了发达工业社会现实状况,那么,科学技术的异化导致极权主

义的趋势更为深刻地反映了发达工业社会的内在冲突。

由此可见,马尔库塞将发达工业社会看作一个整体,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讨论了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化的发生、发展、联系、转化,证明了发达工业社会由于结构性障碍而必然陷入无对立面的社会,从而将对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研究从单纯的意识形态批判的视野放大为科学技术批判、实证主义批判和大众文化批判的视野,有力证明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化无论就其规模还是就其深度,都远远超过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

当然,马尔库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也有着严重的缺陷。马尔库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最致命的__缺陷在于,他的意识形态理论是“泛意识形态化”的结果,认为科学技术具有压抑人、统治人的功能,把科学技术看作意识形态,进而把发达工业社会各种弊端归结为人性的压抑和受压抑的矛盾,因而在客观上掩盖了发达工业社会种种社会问题的深刻根源。所以,尽管他尖锐地指出发达工业社会是单向度的社会,但是,对科技异化现象的批判,并不能构成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深刻否定。但是,相对于那些无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严重的不合理事实,而极力渲染资本主义梦幻童话的资产阶级学者来说,他的理论毕竟表达出一种清醒之音,打破了西方学术界专门化带来的软弱的局面,给发达工业社会的研究提供了强大的刺激性动力。马尔库塞对现代社会病因的分析依然可以用于今天的“后”现代社会诊断,也进一步说明“后”现代社会的许多症状的病因与现代社会的病因如出一辙,其病因在今天社会并没有根除。同时,各种后现代理论对社会各种病症的批判的确涉及到当代科学技术的种种不合理的地方,给人们观察现今社会提供了不少思想养料和启发。但是,由于各种后现代理论自身存在着固有的局限,使得它们在对今天的技术批判中往往不能抓住社会病症的根源。尽管后现代理论强调多元的理论,提倡对社会现象的多元解释,但在一定意义上讲,这也是不能合理说明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社会现实中的表现的另一种反映。

注释:

① 马尔库塞所勾画的新敏感性包括三个方面,即新感性,新想象力和新理性。其中,想象力是感性和理性的中介,新敏感性中最为重要的是新感性和新理性。正如马尔库塞所言,新感性是新理性的基础,新理性对新感性的形成起着指导作用,二者相辅相成,而“对社会的根本改造,意味着把新的感性与新的理性结合起来”。关于新敏感性的理解,可参阅马尔库塞:《审美之维》,三联书店1989年版。

② [德]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③ 虽然马尔库塞对工具理性即技术合理性(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的分析与霍克海默、阿多诺对现代工具理性的分析并无差别。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马尔库塞更加注意技术合理性所造成后果的意识形态效应。这使得马尔库塞的思想表现出泛意识形态倾向,也更加激进和偏执。

④ 20世纪50、60年代,西方右翼知识分子从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双重层面上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论”,西方左翼学者从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意识形态终结论的主要内容、理论基础、严重后果的等方面做了有力的反驳。这一争论经过短暂的沉寂,在20世纪末的全球化语境下再次凸现,并影响了积极主动参与全球化进程的中国。西方学者围绕“意识形态是否终结”的论争是纵贯20世纪后半叶在思想文化领域展开的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战,可以说至今也没有结束。透过左右两翼纷繁芜杂的理论迷雾,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导致在众多领域与先前社会决裂的新图景。详细资料可查阅瓦克斯曼主编的《意识形态终结的辩论》,纽约1969年版,以及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⑤ [德] 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2页。

⑥ Herbert Marcuse, *Industrialization and Capitalism in the Works of Weber*, Boston, MA: Beacon Press, 1968, p. 224.

⑦⑧ [德]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第141页。

⑨ Herbert Marcuse, *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 Boston, MA: Beacon Press, 1972, p. 67.

⑩ [德] 马尔库塞:《关于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材料》,载《〈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4页。

[11] [德]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第19页。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1期)(作者: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上一条 一个重建劳动者个人所有制的制度模型

下一条 文化的辩证法——关于“文化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几点思考

[网络链接](#) | [联系我们](#)

版权所有:中央编译局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斜街36号 邮编:100032

设计制作:文献信息部信息技术处